



东北教父

他外陋内险

笑里藏刀

满口大白话

现代纪实小说

白希 著

身边同僚甘愿与之沉湎
一气，朋比为奸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教

父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北教父/白希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8

ISBN 7-5008-2856-X

I. 东... II. 白... III. 长篇小说: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7614 号

东北教父

白希 著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3

印 数: 001—10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书 号: ISBN 7-5008-2586-X/I·82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容简介

豆腐匠——土匪——清军管带——关内奉军副总司令——察哈尔都统——伪满洲国总理大臣——新中国的“阶下囚”，复杂多变的身份与命运，构成了他颇具传奇色彩的罪恶的一生。

他心黑手辣，毒如蛇蝎，为荣登显要，不惜出卖救命恩人；

他老奸巨滑、诡计多端，一次次出谋设套，令对手一个个人其彀中；

他外陋内险、笑里藏刀，满口大白话，忽悠得身边同僚甘愿与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

他佻薄轻狂、淫猥好色，虽妻妾成群，仍不忘历遍青楼妓馆拈花惹草；

他寡廉鲜耻、奴颜媚骨，拜在日本侵略者脚下，死心塌地甘做汉奸；

他临死前反复念叨着的一句话是：“我想吃豆腐……”

他，就是“东北教父”张景惠。

他心黑手辣，毒如蛇蝎，为荣登显要，不惜出卖救命恩人。他老奸巨滑，诡计多端，一次次出谋设套，令对手一个个入其彀中。他外陋内险，笑里藏刀，满口大白话，忽悠得身边同僚甘愿与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他佻薄轻狂，淫猥好色，虽妻妾成群，仍不忘历遍青楼妓馆拈花惹草。

东北

现代纪实小说

白希、
原名贾鸿彬、
安徽凤阳人、1964年
10月出生于滁州乡下。
早年毕业于马鞍山师专中
文系、后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插
班进修本科毕业。自1986年起在
《青年文学》、《清明》、《百花洲》
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40余篇、并先后
出版《380万军人之死》、《上海滩教父》、
《天津教父》等著逾200万字。系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



责任编辑: 王小平
策 划: 白士弘
封面设计: 沧浪工作室

目 录

CATALOGUE

出手不凡····· 1

都是豆腐惹的祸····· 1

借钱当土匪····· 10

好狗护三邻····· 20

当了七天狗····· 28

骗绑谭老抠····· 33

找准感觉····· 39

追杀老毛子····· 39

横出一枝梅····· 46

先长的眉毛····· 56

后长的胡子····· 67

让贤····· 74

出卖恩人····· 79

劫持将军夫人····· 79

总督密令····· 85

花舌子····· 92

洗澡堂里解决卫队····· 99

智取青麻坎····· 104

草原传奇····· 109

追剿陶克陶胡····· 109

温柔乡中藏身····· 113

老板宿柳未归····· 118

盯住那辆骡车····· 125

敲山震虎·····	131
风云变幻·····	138
挑动枪斗炮·····	138
搞定总督会堂·····	145
驯马驯得蒙古美人·····	150
大闹校阅场·····	159
“哗变”·····	165
京华烟雨·····	172
小扇子奉天煽阴风·····	172
秦皇岛遇险·····	179
关内奉军副总司令·····	189
包下八大胡同·····	194
察哈尔都统·····	200
大难不死·····	207
上了布贩子的当·····	207
高水平的马屁·····	213
死亡的阴影·····	218
击毙北霸天·····	224
挑起中苏之战·····	232
瞧着火候·····	239
分合怪论·····	239
领略日本女郎·····	241
炮惊春梦·····	248
给钱给枪·····	259
制止哈市反日浪潮·····	267
虚与委蛇·····	275

群丑争宠·····	275
总理梦初发·····	283
江桥浴血·····	290
诱降·····	297
软刀·····	301
沐猴而冠·····	307
薄仪的心态·····	307
“四巨头”会议·····	313
“建国”闹剧·····	321
讨热军总司令·····	329
拉一个踩一个·····	334
为虎作伥·····	344
走向总理之路·····	344
“世界最高效”·····	353
“两头都便宜”·····	357
杀妻·····	362
“两只蚂蚱一根绳”·····	369
风雨飘摇·····	375
拉拢·····	375
斗法·····	381
闪了一下腰·····	391
飞来一支冷箭·····	396
“十年宰相”·····	401
尾声 怀念豆腐·····	405
后记·····	410

出手不凡

都是豆腐惹的祸

后来，做了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常常对七夫人徐芷卿说，自己这一生的发迹是从豆腐开始的。

那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的一个夜晚，豆腐匠张景惠和往日一样，正在自己的豆腐坊里精心地做着豆腐。突然，隔壁大车店的伙计李来顺跑了进来，“张二哥，你豆腐好了吗？我们店里有位客人想吃你的豆腐。”

张景惠指着旁边的大缸说：“豆腐我还没压出来呢，豆腐脑倒是成了。客人要吃，盛几碗过去。你跟他说，这比豆腐好吃。再说，把豆腐脑压成豆腐，至少得一个多时辰。”

李来顺说：“行，我去问问。”

不一会，李来顺又来了。他的后面，跟着一个穿着官服、戴着花翎的陌生人。

“张二哥，就是这位客人。是新上任的县令徐大老爷。”李来顺指着陌生人说。

豆腐房里热气腾腾，人和物都模模糊糊的。年轻的张景惠很少见过官员，现在一听县令大老爷来到了自己的豆腐坊，忙跪了下来，一边磕头，一边说：“草民张景惠参见县令大老

爷。”

徐县令心中当即一热，没想到这乡野作坊的一个豆腐匠，竟如此的识礼数。他忙上前，拉起张景惠说：“张师傅你请起，本县错过了宿头，才刚刚住进隔壁店中，在院子里闻到豆腐香，问伙计，才知道你正在做豆腐。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本县认为，这天下最好吃的，就是豆腐了。不过豆腐是怎么做出来的，本县还真不知道，就过来看看了。”

张景惠忙着拿起一条围裙，把一张条凳反复擦了几遍，请县令坐下，说：“做豆腐是手工活，是我们粗人做的，没有啥值得看的。现在豆腐脑刚出来，要成豆腐，还得压一两个时辰才行。大老爷先尝一碗豆腐脑吧，这比豆腐爽口。”说着张景惠就拿起一个大海碗，盛了一碗。

“来顺，你替我去买点糖来。”张景惠拿出十几个铜子，递给了来顺。

糖很快就买来了。张景惠把糖放在豆腐脑里调好，双手捧给了徐县令。

“本县走了这半天路，到现在还没吃饭，就不客气了。”徐县令说着拿起勺子吃了起来。

一口下肚，徐县令不住地点头，“好，果然比豆腐更有妙处。”他忙着又吃了几勺，对李来顺说：“你端一碗到那边去，给夫人吃，钱等会儿一块算。”

张景惠忙说：“大老爷可别说钱！你是我请都请不到的贵人，明天，我这豆腐坊就蓬荜生辉了。”他一边说一边手脚麻利地盛好了豆腐脑，递给李来顺。

李来顺刚出门，徐县令的一大海碗豆腐脑已吃完了。张景惠马上又递上了一碗。

“本县的确饿了，就再来一碗吧。”

这一碗，徐县令吃得就慢了。边吃，他边问张景惠：“听

你说话，似乎是读过书的，怎么称呼你？”

“我叫张景惠，草字叙五，同治十年五月初四（1871年6月21日）生于胡家窝堡，家里世代务农，有三十多亩地，日子还凑合。哥儿三个，姐儿三个，兄弟姐妹六人中我居五；哥哥景泉，弟弟景芳，弟兄三人，我排行居二，所以这堡子上比我小的人都叫我张二哥。家父早年已故去了，现在哥哥和弟弟在家种地，我呢就做豆腐，走街串巷叫卖。要说读书，就惭愧了，只读过两年私塾，识字不多，只能马马虎虎地粗读《三国演义》、《水浒》、《狸猫换太子》这一类说唱本子。”

徐县令听了，不停地点着头说：“也还不错。人啊，有所居、有所业就行了。”

两大海碗豆腐脑下肚，徐县令的脸上已渗出不少汗水。张景惠忙整了一个热毛巾递到他面前。徐县令摘下帽子放在桌上，接过毛巾，擦脸擦额。张景惠这才看清楚，徐县令很瘦，脸上皱纹很多，拖在脑后的辫子已经花白了。

胡家窝堡的乡亲们没有想到，张景惠自己也没想到，就是这一夜，这个扛着豆腐盘子走街串巷油嘴滑舌做买卖的豆腐匠，被县太爷看中了，很快抖了起来。

徐县令名鸣九，五十岁前一直在科场孜孜追求，可惜运气一直不佳，屡次名落孙山。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春闱才在北京被拔为贡士，后经殿试被录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由于家道清贫，他在京中活动无力，结果被吏部分派奉天，等候补缺。

徐鸣九原本山东人士，在奉天举目无亲，家中所汇钱款有限，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为了补实缺，又不能不在督署上下活动，就只能在牙缝里抠钱。所以，平时生活一向是高粱饼子、老咸菜，实在熬不住，要打牙祭，就来一顿豆腐。在奉天城等着补缺的五年，徐鸣九对豆腐生出了独特的感情。功夫

不负有心人，第五年，徐鸣九终于在督署找到了一位同乡，靠着这位同乡帮忙，徐鸣九终于补上台安县县令的实缺。

大地开冻后，徐鸣九雇了一辆骡车，带着新娶的小夫人桃红，从奉天城一路春风奔台安县县城而来。快近台安城这天，骡车出了点毛病，车夫修理了一个多时辰才修好。天黑前，他们就没有赶到县城，只好宿在离县城不远的胡家窝堡。

第二天清早，张景惠扛着豆腐盘子正要出门时，李来顺来了。

“张二哥，徐大老爷让我来请你过去一趟。”

张景惠听了，忙问：“干啥呀？是不是又要吃豆腐？”

“我不知道，你去了就知道了。”

张景惠来到大车店，进了上房，见徐鸣九端坐在桌前正在抽水烟，忙跪下磕头，说：“草民张景惠参见徐大老爷！”

徐鸣九显得十分得意，捋了捋胡须说：“叙五啊，起来说话。”

“谢大老爷！”张景惠清脆响亮地回答一声，站起身，徒手立在一旁。

“叙五啊，本县问你，你每月做豆腐，能赚多少钱？”

“回大老爷，正常时节，每月也就二两左右。”

“昨天，本县和夫人吃了你的豆腐脑，都觉得爽口得很。我们想请你跟随我们一道进县衙，每天都给我们做豆腐脑，管你吃，管你住，一个月给你开三两银子的工钱，你看如何？”

张景惠一听，心里高兴极了，妈了个巴子的，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他忙用牙咬了咬嘴唇，感觉疼，才相信不是梦。他马上又跪倒在徐鸣九的面前，磕了下头，说：“草民张景惠感谢大老爷提携栽培。”

徐鸣九笑了笑，说：“叙五，用不着这么客气，快起来。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啦，你好好干，本县绝不会亏待你

的。”

就这样，豆腐匠张景惠摇身进了县衙，成了县太爷身边的人。

其实，张景惠并没有进入县衙中，他住在徐鸣九家中。徐鸣九的家在县衙后面的一条街上，离县衙有里把路远。这是一个四合院，徐鸣九夫妇住正上房，厨房兼豆腐坊以及张景惠的卧房都在西厢房。第一天晚上住在那整洁宽敞的卧房里，张景惠激动得大半夜也没睡着。县城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新奇，他觉得，自己真是运气来了。这真像俗话说，人要是运气来了，连山都挡不住。在这里，一定要拿出看家的本领，做出台安县第一的豆腐脑来。

想到后来，张景惠觉得时间差不多了，索性起床，忙活起来，做起了豆腐脑。大豆是昨晚淘好泡在水里的，这会儿一粒一粒的全都胀鼓鼓的了。豆腐坊里有一盘小石磨，张景惠右手舀起一勺泡好的豆子喂进磨眼中，左手不停地转动小磨，一会儿，白色的豆汁从磨的中缝流了出来。右手不停地喂，左手不停地转，豆汁不停地流，他想起了小时候父亲对他说的谜语：“眼里吃饭肚里饱，腰里屙屎不得了。”指的就是这磨磨子。

做几碗豆腐脑的豆子很快就磨好了，经过滤渣、煮浆、点卤，豆腐脑就出来了。闻着那熟悉的香气，张景惠伸了个懒腰，走到了院子里。院子里黑咕隆咚的，天上还有不少星星，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一阵淡淡的清香。看来，是啥花儿开了。他望了望徐县令和夫人住的上房，黑乎乎地泊在黑夜里，没有一点声音，便又折回豆腐坊。看来，离天亮还有一会儿呢，张景惠把豆腐脑放进开水中温着，又进入自己的卧房，钻进了被窝中。这一下，他很快就睡着了。

张景惠是在一阵阵乌鸦的叫声中醒来的。他一抬头，见外

面已经发亮了，忙穿衣起来，走进豆腐坊，摸了摸温在锅里的开水，还热乎乎的。他放心了。这个温度中的豆腐脑，吃起来正好。他打开门，见上房卧室里的灯也亮了。院子里，乌鸦叫得正欢。他循着叫声，看见院子里有棵高大的白桦树，上面有个乌鸦窝，两只乌鸦在窝上跳着，叫声正是从那里来的。

不一会儿，上房的门“吱”的一声开了，徐鸣九走出门。他抬头看了看树上正在欢快地叫着的乌鸦，捋了捋胡须说：“好，有了你们，今后上衙老爷我就不会迟了。”

张景惠明白了，这徐大老爷是个穷官，肯定买不起钟。

“叙五呀，豆腐脑做好了？”

“做好了，我这就给老爷盛上来。”

张景惠很快把热乎乎的豆腐脑端到了老爷面前。

就在这一天，张景惠见到了桃红，她此时是徐鸣九的小老婆，后来成了张景惠的结发妻子。

徐鸣九穷，雇不起使唤丫头，桃红那边，有些事就由自己出头露面。后来，张景惠才知道，徐鸣九的这位姨太太，早就注意上他了。从胡家窝堡往县城来的路上，桃红从骡车里已打量了他一路，他那高大挺拔的身材，雄性勃勃的脚步，让她心里春情跳荡不已。

吃完早饭，张景惠帮着做饭的吴妈收拾好厨房，便回到自己的豆腐坊。他把衣裤脱下来，洗了一遍。连吴妈都感到惊奇，这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竟然会浆衣服。早年人和现在不一样，衣服洗完后，是要浆的，过去人们常常说“洗衣浆裳”，“洗、浆、补、连”，指的就是这回事。浆衣物往往用米汤或是面汤，最好的是用做豆腐时滤下的浆水。因为米汤、面汤不易调匀，容易糊得一块一块的，而豆浆水因是下脚料，比例比较固定，所以好用。衣服在里面一浆，晾干后穿到身上，挺刮而舒适。张景惠家中开着豆腐坊，他母亲常用豆浆水给别人浆衣

服，喜欢穿得有板有眼的张景惠自己跟着就学会了。

吴妈是个爱唠叨的人，见张景惠浆完衣服后，就啧啧称赞个不停。桃红听说后，正好以这个借口来到豆腐坊，说是要见识一番。

张景惠以前见过桃红几次，不过不是匆匆忙忙的，就是背影，最多也就是个侧影。他觉得这个女人条条干干的，就像是原野上的小桦树。今天，当她站在他面前，略歪着脑袋，斜视着他时，他忽然觉得，自己身上发起烧来。这烧，来自于那对晶亮的大眼睛。他很奇怪，那里面明明是两汪水，怎么目光一迎上去就换成了两团火呢？

“你会浆衣裳？”

张景惠一开口，人马上变得伶俐起来：

“家里开豆腐坊的，顺带着，就学会了。夫人要是有啥衣物需要洗浆的，请拿来，我保证让你满意。”

“那好啊，今后我换了衣服，就不让吴妈洗了，你一并给我洗、浆。”

桃红第二天就把一抱子衣物拿了过来。除了两套外套外，还有一套内衣和小背心、小裤头。张景惠把它们拿到手上，突然间闻见了一种熟悉的气息。他想起了第一天夜里，他做完豆腐脑，站在院子里闻见的气息，当时，他以为是啥花儿开了。现在他明白了，是眼前这位桃红的气息。这气息，在他身边跳动着，又被他捧在怀里了。他使劲地嗅着，鼻孔张着，连嘴巴也张开了。

见张景惠愣在那里，桃红“噗哧”一声笑了：“你洗呀！”

张景惠这才忙着洗起衣服来。他一直低着头，手脚麻利地忙碌着，看也不看桃红。但他能清楚地感觉到，桃红一直在看着他。她的气息缠绕着他，她的两只水汪汪的眼睛燃烧着他。张景惠沉迷在一种持续的亢奋之中，手脚比往日快了许多。他